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案中冤案 第十三章 花牌樓命案之真相

本書已經寫過十二章去了，花牌樓那件凶殺案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始終還在黑暗之中，不得明瞭。如今要從金宏口內，大放光明，沉翳盡掃，想情也是閱者急於所要知道的。原來那個被殺的馬標，跟那兇手李成，以及吐露真情的金宏，還有不曾出面的陳禹，這四個人，當清廷跟太平天國鏖戰的時代，都是招募來的湘勇，他們不但同營，而且同棚，平日飲食起居，戰時衝鋒陷陣，彼此全在一處。更兼他們天生桀驁，性情相近，格外覺得投契，便在龐大的團體之中，聯成一個小黨，內中那個馬標，尤其兇悍異常，作出事來，往往使人難堪，因此那三個伙伴，於帶著幾分畏懼之外，還不免有些嫌惡，不過既經結合，一時也拋撇不開，這也是冤家聚頭，所以才有後來那般結果。好在過著軍營中的生活，除去小小磨擦之外，暫時還沒有絕大的衝突。及至太平天國覆滅，從先招募來的，以次遣散，這四個人，也就受了淘汰了。他們當慣了兵，而且又不是安分守己的人，一旦要再叫他們另謀規矩的職業，好去餬口，不但有些乾不來，簡直的就是不樂意去乾。於是便由軍營生活，一變而為盜賊的生活。這種事情，可以說是遣散軍人的結果，也不僅區區他們四個人。所以那時候，盜風是很熾的。曾記得某大帥愛女之墓被盜，及至拿著了犯人，卻是他的舊部。某大帥念其袍澤之情，竟然從寬釋放，這也可想見一魔了。再說那四個當時被遣散在淮安地方，自從改業以後，事情總算得手，連著作了几案，很撈摸了一些油水。後來由李成提議，要到安慶地方去，因為他本來是個竹工，手藝很不錯，未曾入伍之先，即在那裡作過生意的。三個人聽了，全都贊成。

他們原是一身如寄，四海為家的，什麼地方又不可以去呢？當下便從淮安的地面，入了安徽的境界。行程非止一日，這才到了安慶。也是合該有事。有一天，李成一個人走在街上，遇見了他舊日同行的朋友，叫作紀順的，兩人立談了一回，紀順便邀他到家裡動員，李成也自欣然願往。及至到了紀家，待茶待飯，十分親熱。紀順有個妹妹，喚作阿巧，見了李成，有些眉來眼去。請想李成能有什麼好心，遇著這個事，自然格外留戀。偏是那個紀順，枉自生著兩隻眼睛，卻與瞎子一樣，連一點兒的風色也看不出來，還要引狼入室，開門揖盜起來。他對李成說，近來接了大批的竹工，一人難於趕做，要請給幫忙，就在家中吃住，將來完工以後，少不得照例酬謝的。李成一聽，正中下懷，立時便答應下來，說今天收拾東西，明日即當踐約。等到回去以後，見了三個伙伴，便如此這般的把事情言明，說那女子姿色很是不錯，容我勾搭成功，設法將她拐走，到了別的地方，再把她一賣，豈不是一宗穩當的生意。三人聽了，自然沒有不贊成的道理。

次日李成來到紀家，做起工來，格外肯賣氣力。紀順見了，非常喜歡，更把他當作至友看待，一切絕無迴避。紀順的老婆也是個木頭似的人，從想不到有什麼意外。況且住在一處，也防備不了許多。白日僅眉眼傳情，黑夜便可開門相就，因此順水行舟，毫無阻難，過了沒有幾天的工夫，李成跟阿巧便已有了苟且之事。經過一番甘言哄騙之後，阿巧已是允許同逃。李成便抽空出來，去跟伙伴計議，一切都商量好了，馬標忽然說道：「這事有些不妥。你們兩個人，要是同時失蹤，太顯而易見了。那時紀順指名控告下來，不但立時追拿，將來還要通緝，眼見得是要走不開的；倘若有了失閃，我們三個人也要受到連累，豈不是拐不成人，反把自己害了嗎。」金宏跟陳禹一聽，也都齊稱有理。李成便向馬標問道：「依你說，應該怎麼樣呢，莫非費了一番心機，事到如今，反倒罷了不成？」

馬標道：「你不要掃興，我倒有個計較在此。就是由我們三個人，先把她帶走。好在你已經說過，工是快要做完的了，只須給你留下地點，隨後趕去，便能會面。這麼一辦，便可一些兒不露痕跡，紀順萬疑不到你的身上來。縱然去告，也只能說是走失人口，講不到拐逃二字，豈不是千妥萬當的麼。」李成聽了，雖然不大樂意，無奈金宏、陳禹二人，因為自身利害的關係，深恐同時被獲遭擒，實在有些犯不上，所以也極力贊成馬標的主張。俗話說得好，三人中，則從二人之言。何況說是四個人內，倒有三人一致呢。李成至此，有些孤掌難鳴，繼而略加思索，覺得他們三個人，彼此互相監視，大概也不至於出了什麼舛錯，便就委委屈屈的答應了。及至到得約定的那一日，天光還未破曉之際，馬標便來到紀家門前等候。李成悄悄地將阿巧領了出來，問金宏、陳禹時，說已在船上等。李成便對阿巧說，先跟這位朋友走，我隨後就到。阿巧至此，已入牢籠，還有什麼可講的，只好含悲忍痛，跟著馬標走了。李成把門掩上，依然回去睡覺，彷彿沒事的一般。

直到天亮以後，大家全都起牀。紀順夫婦見門虛掩著，心裡把不住的跳，以為是夜間失了盜，等到檢查，東西都不短，只短了一個活人，這才大驚小怪起來。李成裝作不知，問明白了是怎麼回事，便皺眉歎氣的說：「這可真是想不到的事情。」後來又替他們出主意，叫去稟官追究。誰知紀順活了這麼大，從來就不曾進過衙門，聽了這個話，一時滿腹猶疑，不得開口。他老婆便道：「算了罷，人已經走了，還找這些麻煩幹什麼。想那姑娘，從先給她說婆家，東家她也不樂意，西家她也不點頭，如今不辭而別，一定是跟著人家走了。她既然出於本心，咱更樂得省心省事，說不定隔一年半載，再登門來認親呢，何必忙著去找她，鬧得費力不討好哇。」紀順聽了，便連連點頭，口稱有理。這件事情，就此偃旗息鼓，便作為罷論了。李成見他們夫婦如此和平處事，心裡是懊悔得不得了，深恨馬標多事，把貓兒看作老虎了，恨不得立時趕上前去，跟他們一路走，方才放心，無奈一時不得脫身，只好捺住了性子，依然做工。

到得吃過午飯以後，紀順有事出去了，忽見金宏、陳禹二人一同前來找他。李成吃了一驚，不曉得出了什麼變故。當下把二人引到自己做工的屋內，悄悄地詢問。二人都低聲竊罵，說馬標不是個東西。原來他把阿巧領到船上，設計支開兩個人去買物件，等到回來時，船跟人早已蹤跡不見。二人沿岸趕了一程，也沒有趕上，阿巧算是叫他一個人給拐走了。李成至此，方才覺悟以前所說，皆是上了馬標的圈套，分明是自己做熟了的飯，卻讓別人給吃了，心中那番痛恨，自然是難以言喻，恨不能立時找著馬標跟他相拼，才出得這口氣，哪裡還有什麼心腸再往下做工。等到紀順回來，便推說有兩個同鄉前來找他，有要緊的事情等著去辦，一天也是不能耽擱的。紀順並不疑心，酬謝了幾兩銀子，三個人便一同走了。以後離了安慶，又到別的地方去。金宏跟陳禹，因為事不切己，還不十分在意。惟獨李成懷著一肚皮的怨憤，滿心想著要發洩，所以隨處留心，要查訪馬標的下落。無奈這種事，就好比大海撈針一樣，哪裡就會能夠見著，及至日子陳了下去，李成的氣也漸漸平了下來，把這件事情擱到腦後去了。

不料天下遇合，往往不由人算。有心要找，是找不到的；無心相遇，卻遇得著。約摸過了一年工夫，三人在鎮江地方，忽然跟馬標會了面。李成一見，又把從先的怨憤，重新勾起來了，便怒衝衝地向馬標問道：「阿巧哪裡去了？」馬標道：「賣了。」李成道：「銀子呢？」馬標道：「花了。」李成氣得火星亂爆的說道：「你憑什麼，要辦這樣欺心的事情？」馬標笑道：「這件事情，固然是我不對，但你也犯不上要動這麼大的氣。咱們四個人，原是共過患難的好朋友，無論是一個女人，或是幾百兩銀子，也不至於傷了面皮。我事後回思，也很有些懊悔，現在正尋找你們三位，要贖一贖我的過錯。今天恰巧遇著，也算是天從人願了。」再說李成，原是怒氣填胸的，預備說翻了，彼此就要動手的，如今見馬標說出這麼一套話來，氣略平了一平，便問道：「你打算著怎麼一個贖法呢？」馬標道：「以後咱們作案時，我多賣氣力，你多使錢，這樣補報你，還不行麼？」當時金宏、陳禹二人，又在一旁極口相勸，李成也就不好意思的，再不完不結的了。於是他們四個人，便又通力合作起來。當開首的時候，馬標果然克踐前言，不但李成享受了最優的待遇，就是對於金宏、陳禹，諸事也都有個盡讓，自然可以相安無事。但是日子一長，他可變更態度了，氣力固然多賣，錢也要多起來，並且自居於首領的地位，看這三個同伴，就好像是他部下一般，隨意的指揮呼叱，常常使人難堪。

從前已經說過，三人原有些畏懼他，此時雖然不平，也只好暫不計較。那李成舊怨本來不曾消滅，如今火頭上澆油，更是恨如切骨，便有把馬標置之死地之念，不過還不曉得那兩個伙伴是怎樣一種心理，因此姑且忍耐，準備著要待時而動。後來在殘冬的時候，他們做的一筆好買賣，銀子卻在馬標手內，他勒措著，不肯分配，只說：「你們要用時，向我討取好了。」此時連金宏、陳禹

二人，都覺得忍無可忍，當下分爭了幾句，反被馬標排喧了一頓。李成是胸有主見的，轉把這場口舌勸開。馬標身邊有了銀子，便主張要到南京去度歲。於是四個人，便一同來到南京。那時離著年底下已經不遠，他們為免得叫人打眼起見，便住一個僻靜的廟裡，不過卻不是大慈寺。那馬標手裡有的是錢，便住賭場妓院任意揮霍，縱然分潤到三人一些，也不過是自己吃肉，叫別人喝湯罷了。金宏、陳禹二人全是十分生氣，李成反倒一點表示也沒有，二人便在暗地裡說他是無氣無囊。李成見機會到了，便道：「白生一回氣管得著什麼？要對付這種人，必須要有個切實的法子，方能出得這口氣。」二人便問：「須用什麼法子？」李成道：「只有結果他的性命，那才是一勞永逸之計。」二人初時聽了，不免有些駭然。隨後陳禹說道：「要憑他那樣欺負咱們，就是這麼辦，問心也沒有什麼過不去。不過你要曉得，他的手底下，比著咱們都厲害，可不要鬧僵了，打不成猴子，白惹一身騷。再說，我們大動干戈，萬一做不成，可就無法收拾了。」李成道：「這一層，盡可不必憂慮。只須你們二位跟我同心，也用不著動手幫忙，就憑我一個人，便能要了他的命。」金宏笑道：「你向來是用左手，就憑這件事，已經不免吃虧。如今要冒這個險，我可有點擔心。」李成道：「你放開膽子罷，准保沒有錯兒。別瞧我用左手，管保一刀下去，就叫他身歸那世了。」二人便又問他，何以能夠如此？李成道：「你們兩個人，始終就不會醒腔，既然要打算殺他，那還用得著打交手仗麼，只須給他個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，還不是手到成功嗎？」二人一聽，連稱有理。

當下三個人，便商議好了辦法，可歎馬標，卻還在睡裡夢裡。到了除夕那一天，四人在一處吃酒，將在半酣之際，李成便對馬標說：「新近花牌樓附近，來了個告老還鄉的大官，官囊是十分豐富，咱們若辛苦一趟，管保可以發上一注財。」並且又道：「我都踩好道了。」此時馬標的錢花得也快完了，聽了這個話，很是高興，便問幾時可以動手。李成道：「依我的打算，最好是在明天夜裡，因為無論窮家富戶，今天過年，全都一夜不睡覺，明天是正月初一，又得忙亂一天，到了晚上，自然沒有個不困乏的，街上是沒有人，家家兒是早睡覺，咱們一去，當然唾手成功。這是一年裡頭，再也找不著的好日子。」李成說到這裡，金宏跟陳禹也都極力贊成。馬標點頭道：「就是這麼辦。這一次還是我的開路先鋒，但是得了錢時，還得由我支配，分多分少，你們可也不要爭論。」李成道：「這個還用說嗎，慢講分多分少，無的可爭，就是一個兒不分，也不要緊，我們托賴著你的能為，能吃這碗飽飯，那就好了。」金宏、陳禹二人，也都連連點頭，說這個講得有理。馬標見三個伙伴同聲推戴，不由得滿懷大樂，以為是叫自己給鎮壓得伏伏貼貼的了。他卻沒有想到，其言甘者，其心必苦，自己的性命，已經就在眼前呢。

再說到了初一的晚上，四個人全都繫縛停當，腰間帶了利刀，乘著更深夜靜之際，撲奔花牌樓地方，果然是一無人聲，二無犬吠，不管大街小巷，全是一律靜悄悄的。當時馬標一個人奮勇當先。其餘三個人，俱是相隨在後。馬標是一心想著得錢，李成是一心想著要命，真乃螳螂志在捕蟬，不知黃雀在後。金宏、陳禹二人卻有些放心不了，常常對著李成使眼色。

李成或是點點頭，或是搖搖頭，一聲兒也不言語。看看到了花牌樓地方，那時路燈黯淡，景色一片淒涼，李成腳底下一按勁，早已越過了二人，要跟馬標踵趾相接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他陡然拔出刀來，用盡生平之力，照准了馬標脖項砍去。因為他是左手，所以這一刀，便砍在脖項的左邊。後件作申實說殺人的是用左手，實在不愧有些見地。再說這一刀砍下之後，只為力猛刀沉，熱血濺出多遠去，馬標僕地倒了，眼見得已是沒了性命。李成因為滿腔怨毒，還覺得有些氣憤不出，便又在屍身的後心上、肋條上，戳了幾刀，方才罷手。金宏、陳禹二人趕上前來，見大功已成，便叫李成趕緊快走。李成道：「不必忙，這時候是不會有人來的。我這口刀，既經殺了他，再帶著也不吉利，為滅跡起見，就埋在這裡罷。」說著，便在石獅子旁，掘開土，把那口殺人的刀掩埋了。又把馬標帶著的那口刀，解了下來，三人這才一同回去。他們一商議，覺得南京這個地方不便逗留，便在第二天潛蹤而去。誰知這件案子，卻弄得李代桃僵呢。以後他們三個人，流轉各處，少不得還作著盜竊的生活，總算僥倖，始終就不曾出了岔子。

有一次在蘇州地方做案，李成於銀錢之外，得了大宗的珠寶。他存了私心，不曾告訴伙伴，只把銀錢拿出，珠寶卻藏了起來。好在這種輕巧東西，是無從看出破綻來的。後來他一打算，想著作賊的人，將來不會有好結果的，莫若趁此洗手，脫離了這種恐怖的生活，也可落個收緣結果。他籌劃已定，便不動聲色的作了個天外的冥鴻，跟那兩個伙伴，不辭而別了。他貪戀著南京的繁華，很想在那裡成家立業。只為有馬標一案作梗，有些懸懸不定，便立意先到那裡，看看風色再說。不料來到南京以後，在茶坊酒肆之內，作為談閒話似的，一打聽這件事情，說是此案早已破了，人犯早已殺了，好比是雨過天晴，不留渣滓。李成這一喜，真乃非同小可，覺得有倒霉的人替他頂了缸，此後盡可無憂無慮，於是便留在南京不走了，將珠寶陸續售出，作些別的事業。後來又在娼寮中接了一個妓女，組織臨時家庭，倒很過了幾年安逸的生活。

但是作惡的人，總是要有報應的，哪裡能夠長久無事。在最近一年之內，那個接來的妓女，不知跟何人勾搭上了，竟自捲逃而去。李成人財兩空，幾乎不曾把他氣死。誰知運氣壞了，不幸之事還要接踵而來。有一天走在街上，忽然跟舊日伙伴金宏劈面相遇。李成跟見了鬼的一般，說不盡心中的懊惱。

但他心裡明白，這是躲不得的，而且躲不開的，只得假意陪笑臉，將那懷著惡意的金宏邀到家內。問陳禹時，說是因為作案，不幸叫事主當場給擊斃了。那時金宏想著李成前此的不辭而別，又見他今日家成業就，自然是滿心不受用，便說出許多冷嘲熱諷的話來。李成只得竭力敷衍，跟他拉交情，說些往事休提、有飯同吃的話。這是因為他自己身上背著人命，只有這個舊日的同伴曉得底裡，不能不曲意遷就著，免得人心難測，生出意外的變故來。自此以後，金宏便住在李成家內，足吃足喝，用錢就要，倒好像分所當然似的。李成是氣惱在心裡，口中卻說不出。況且家計漸漸蕭條，直有些供給不起，他自恨以前沒作好事，生出這種魔障。哪知惡運還在後面，好好的脖子上，又長了這個砍頭瘡，經過醫治，也不見效，並且越來越厲害，眼見得是死生問題，懸於眉睫，不由得心灰喪氣已極。他便想到這可是殺了馬標的報應，本來以前那種處置，未免也太過了。他只顧這麼一想，更鬧得神魂顛倒，睡臥不寧起來。日子一長下去，便把個健壯的漢子，害得整日呻吟，毫無生氣了。此時金宏見李成手內已經拮據，便不去麻煩他，隨意取些現成的衣服，前去變賣，有時也重理舊業，作些盜竊的事情，好供給自己揮霍。李成連自己的性命尚且顧不來，哪裡還有心腸去顧問這些閒事，所以尚能彼此相安，並未生出什麼嫌隙。

誰知造化微權，予人莫測，偏生情事牽引，將他們兩個人，前後都拘到公堂上來。李成為投鼠忌器起見，當然不願控告金宏竊物的罪名，不料何別駕見得情有可疑，一死兒的非尋根底不可，於是隔離審訊，兼用誘供之法，好明白事情的真相。金宏是個粗人，哪裡懂得這種手段，一時氣忿之下，便把李成殺人的事件，當堂舉發出來了。這一來不打緊，花牌樓的案子，沉冤已經多年，至此始行大白。